蓝色的水池

-李偉宗-

First written in 1960 and
first published on Attached Edition of Central Daily News (中央日报) in 1960
when I was an 18-year-old freshman at NTU (台湾大学)

藍色的水池

李綠雲

當我們到達時，池裏池外已有很多人。這個游泳池長五十公尺寬二十五公尺，旁邊另有一正方的小型游泳池。小型游泳池水深及膝，是兒童玩樂的天地。現在是午後三時，晚夏的太陽仍有極大的威力。在陽光照射下，水池散發出潛藍的光，清澈的純淨的一池藍。

「多美！一池藍色的水！」我的同伴讚美。

「是藍色的水嗎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！還是純藍，」他用手拭着泡旁的關汗，「今天開放水，所以顯得如此清澄。數日以後，水色就會變濁。」

「不是純藍，絕不是！」我說：「你仔細瞧瞧，看到綠色嗎？」

他睜大眼睛凝視池水。

「嗯！似乎有綠色……」

「再看得久些，……看到紅色嗎？」

「嗯！有……有紅色……」

「看到黃色嗎？」

「……嗯！看到了。」

「哈！你受到我的影響了！」我笑着拍他的背，「如果我不說話，你也許看不出這些顏色。」

「不過，藍色佔絕大多數，藍是崇高的清新的。」

「顏色有崇高與低賤之分嗎？」

「沒有，不過，對我而言，藍色便我感覺舒暢，紫紅便我感覺噁心。對我來說，藍是崇高的，紅是低賤的。你呢？」

「我也很喜歡藍色，尤其是天空的藍，」我仰首望天，「我很追自己的眼睛適應所有的顏色。我喜歡全部的色彩。一個彩色繽紛的世界是多麼富有生氣啊！」

「一個純潔清新的世界是多麼令人嚮往啊！」

我們互相發出會意的笑聲。我們走進更衣室，數分鐘後穿着泳褲走出更衣室。

我觀察池裏池外的人：多半是年輕人，兒童的數目也很多，女孩子們大多聚在水池的角落。

我們走到池邊。水很清澈，我能看到水底的黑線。我看他，他望着對面。

「跳吧！」我說。我跳進水中，浮出水面。我回頭，發覺他仍然望着水池的對面。

「怎麼不跳？」他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聲音，仍舊看着前方。我好奇地轉頭，看見一個穿着黃色泳裝的女孩子。我忍不住現出微笑。

「認識她？」我爬上池岸。

「哦！」他顯得不安，「…不不記得。」

我用一種調侃的表情注視他，他笑了。

「什麼時候認識的？」我看着那個女孩子。

「不久以前，」他低頭賣脚，「不算熟，咱們游水。」

「她很美呢！應該和她打打招呼。」

「算了！游他一陣再說，」他把身體慢慢浸入水中。

「起來！」我拖起他，「跳水！跳水！」

「跳水？」他笑，「我…不敢。」

「龍游水不會跳水，怎麼行！來！我教你！」

他現出苦笑，「你眞固執。」

「仔細看我的姿勢，」我做出跳水的姿勢，「我先示範，跳！」

「我跳入水中，迅速從池裏爬出。

「好！你來！」我發出命令。

他做出跳水的姿態，兩手前後搖擺。這個姿勢擺了半分鐘，他仍未下水。他轉向我，聲聲屈，現出無可奈何的笑容。他說：「下行！」

「不行？一定行！」我說，「你不敢？」

「不是不敢，」他說，「只是猶豫不決。我知道跳下去不會有危險，就是跳不下去。」

「那種猶豫不決的心情很難受，對吧？」

「是的，不但心裏難受，肚裏也覺得不好過。」

「當初我練跳水時，也是猶豫不決的，讓再試！」

射文做出跳水的姿態，身體仍在池畔。他轉向我，發出笑聲：「哈！還是不行！」

「我們一齊跳吧！」我說。我們同時擺出跳水的姿態。我說：「做應做的事，乾乾脆脆，痛痛快快，決定了，做去！做去！管他三七二十一！你看！下面的水是藍的，你多麼喜歡藍色呀！衝向藍的懷抱吧！忘掉一切！衝下去！」

我衝進水裏，浮出水面，回頭，看見我的同伴也在水裏。他朝我游來，眼睛放射出興奮的光：「行了，行了！我能跳水了！」

我們在池裏游泳玩耍。在任何場合，我總喜歡觀察四周的人、事、物。現在，我覺得池裏池外的男女老幼。他們穿得不同的泳裝，說話不同的話，做着不同的表情，組成互異的跳水姿態。這是一個「人的世界」，生氣蓬勃的「人的世界」。

我的眼光當然不會放過我的同伴。他心不在焉地游着，他的眼光時時射向那位少女。有一次，她移動了一下位置，他發現她不在了，緊張地四處張望，終於發現了她。

我和我的同伴又在一齊了。我們望着跳水台上的人，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勇敢地從台上垂直跳下，像一枝炸彈落入水中。

「你敢從跳水台上跳下來嗎？」我的同伴問。

「我不會跳過，」我說，「不妨試試！」

我旋踩走向跳水台，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感覺。我攀上梯子，上了跳水台。走向台沿，下望池水，水是綠的，我感到些微恐懼。我的同伴站在右下方的池畔，安靜地看着我。我讓一個人先我而跳，聽到他落水的聲音，我鼓起了勇氣。他能跳，我不能嗎？我走到台沿，台面有水，很滑。

「不要下去吧！像在空中飛人般地飛下去！」我發覺自己的身體脫離跳台，還沒有看到藍色的水，就覺胸部受到壓擊，胸部有點疼痛。我從水裏昇起，聽到有人喊：「好！跳得好！」我靜開眼睛，看到我的同伴，是他在喊。我游向岸，我的同伴拉我上岸。

水池的四周有水泥的看台。我們坐在一層看台上，我們坐在藍藍。陽光照射不到，這裏比較涼快。擴音器正播放着爵士音樂。

「你喜歡這種音樂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太欣賞，」我說，「有人喜歡它。」

「我也不喜歡這種複雜的音樂。我愛抒情的音樂，你呢？」

「只要是悅耳的，我都喜歡。像優美的，悲涼的，輕快的，活潑的，雄偉的，悲壯的，我都喜歡。」

「你喜歡歌劇嗎？」

「喜歡，不過我聽不懂。」

「我也聽不懂，」他說。他看看那個少女。

「你能聽懂平劇嗎？」我問。

我望着他。

「聽不懂，」他仍然看着那個女孩子，「我們這一代似乎多半聽不懂平劇呢！對於本國的歌劇都不能瞭解，是不是一種恥辱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的父親不准我聽西洋歌劇，他說中國人只該聽中國的音樂。」

「那是偏狹的見解，音樂是沒有國界之分的，」我說：「我看往一個天下一家的世界，世上的人應是一家人。」

他沒有說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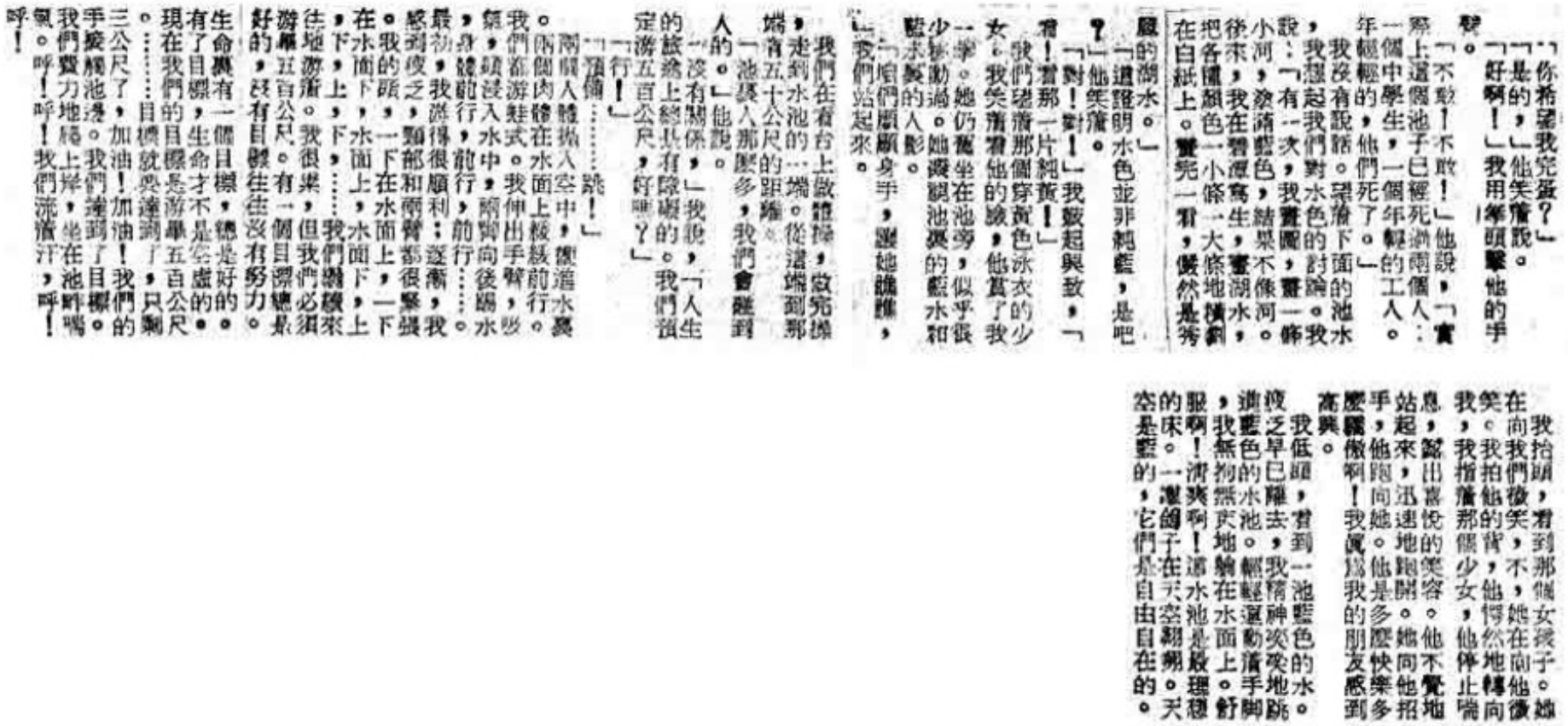
我站起來，走向藍色的水池。深吸一口氣，我跳入水中。我的手面向下彎曲，我看在水裏。我睜着眼睛，能看見水底的黑線。我拚命向前游，必須游過二十五公尺才能抵達對岸。水底的壓力很大，我的耳朵感覺不適。水底是個寧靜的世界，在這裏聽不到外界的聲音。我攤開向前游，拚命運動着雙手與兩腿。水底的黑線一條一條慢慢向後退去。：怎麼還不到呢？爲什麼還不到呢？……不行了！不行了！我吃不消了！我必須浮上去吸口氣！……忍耐吧！再忍一段時間！你能忍！暫時停止外呼吸是沒有關係的！但是，喉嚨與鼻腔裏爲何那麼緊張？不行了！不行了！再忍！再忍！爲什麼還不到岸？再忍？不行了！再忍？不行了！不能再忍了！我把手面向上翻，身體逐漸上昇，昇出水面了。呼呼！呼呼！我嚐氣！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離岸只有三公尺。呼呼！再忍一下就能到達了！唉唉！只要再忍一下。

我機警水池，走向我的同伴。

「只差一點距離，」他說，他拍我的手背。我向他微笑。

「剛才你跳進水裏，很久很久沒有浮起，」他笑着，「我以爲你完了！」

藍色的水池 李偉宗 (1960) 中央日報 3/3



「你希望我完蛋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笑着說。

「好啊！」我用拳頭擊他的手臂。

「不敢！不敢！」他說，「實際上這個池子已經死過兩個人：一個中學生，一個年輕的工人。年輕輕的，他們死了。」

我沒有說話。呆望下面的池水，我想起我們對水色的討論。我說：「有一次，我置圖，置一條小河，滾滿藍色，結果不像河。後來，我在看溫鳥生，畫湖水，把各種顏色一小條一大條地橫斜在白紙上。畫完一看，儼然是塊腐的湖水。」

「這證明水色並非純藍，是吧？」他笑着。

「對！對！」我被起興致，「看！看那一片純黃！」

我們望着那個穿黃色泳衣的少女，我笑着看他的臉，他真了我一拳。她仍舊坐在池旁，似乎很少移動過。她凝視池裏的藍水和藍求髮的人影。

「咱們順順身手，躍她跳雕，」我們站起來。

我們在看台上做體操，做完操，走到水池的一端。從這端到那端有五十公尺的距離。

「池裏人那麼多，我們會碰到人的。」他說。

「沒有關係，」我說，「人生的旅途上終共有障礙的。我們預定游五百公尺，好嗎？」

「行！」

「預備……跳！」

兩個人體投入空中，劃過水裏。兩個肉體在水面上般般前行。我們都游蛙式。我伸出手臂，吸氣，頭浸入水中，兩腳向後踢水，身體前行，前行，前行……。最初，我游得很順利；逐漸，我感到疲乏，頸部和兩臂都很緊張。我的眼，一下在水面上，一下在水面下，水面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……我們漸漸來往地游着。我很累，但我們必須游畢五百公尺。有一個目標總是好的，沒有目標往往沒有努力。

生命裏有一個目標，總是好的。有了目標，生命才不是空虛的。現在我們的目標是游畢五百公尺。……目標就要達到了，只剩三公尺了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們的手要觸池邊。我們達到了目標。我們費力地爬上岸，坐在池畔喘氣。呼！呼！我們流着汗，呼！呼！

我抬頭，看到那個女孩子。她在向我們微笑，不，她在向他微笑。我拍他的背，他愕然地轉向我，我指着那個少女，他停止喘息，露出喜悅的笑容。他不覺地站起來，迅速地跑開。她同他招手，他跑向她。他是多麼快樂多麼興奮啊！我羨慕我的朋友感到高興。

我低頭，看到一池藍色的水。疲乏早已離去，我精神突突地跳。這藍色的水池。輕輕運動着手腳，我無拘無束地躺在水面上。舒服啊！清爽啊！這水池是最理想的床。一團團子在天空翱翔。天空是藍的，它們是自由自在的。